**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**

亞軍：黃煒婷

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」意謂：上天將要把重大的任務降臨在這個人身上。能稱得上大任，其過程必然是困難和艱辛，更可能伴隨著痛苦，是平常人不能輕易完成的。君子或是聖人，都必定經歷過苦難，例如孔子周遊列國，希望有明主能接納他的主張，以仁德治國，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，他曾被恒魋追殺、在陳國絕糧七天，被鄭人嘲笑他如喪家之犬。雖然孔子的主張未嘗被當時的君主接納，但儒家學說對後世卻影響深遠。人總要經過苦難，才能蛻變成長，能人之所不能。霍韜晦先生曾說過：「為什麼會有悲劇？若不是人有美善的追求，若不是人對自己所確立的價值追求，就根本沒有悲劇。所以，悲劇是很吊詭地從反面來顯示人的價值。」

不論是孔子的經歷，亦或是霍先生的話，都反映痛苦若是有其意義，完成重大的使命前，往往要體驗苦難。然則，為何沒有苦難中的成長，就不能委以重任？

人的痛苦可分為外在和內在兩種，物質是其中一個外在因素，例如不能穿上漂亮的衣飾、用上新型號的電子產品、以及享用美食等，便是缺乏物資生活的痛苦；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缺失，以及面對學業、工作上的挫折則屬於精神方面的痛苦。面對困境，人會衍生出相應的應付方法。沒有錢，人就想辦法努力賺錢，這很可能不單是一代人的努力，他們亦會教導下一代要用功讀書，考上大學，再找份好工作，繼續努力賺錢。可是，對於情感方面的缺失，人往往採用回避的態度。現今的學生知道讀書能作為生活的保障，卻未能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，如何面對失敗。活在每個時代的人，都有其煩惱，例如從前的香港人經歷過戰爭、風災、貪污等問題，生活環境比現在差，但人麼在那時所拼發出的獅子山精神，直到今天，仍為人津津樂道，敢於迎難而上的意志，是成功的關鍵。

痛苦的回憶，比起快樂的回憶更讓人難以忘記，縱使時間過去，仍可能因為一個日常生活的片段或一句話語而勾起痛苦的回憶，提醒人：「你學習到教訓嗎？」。學習是痛苦存在的意義。經歷過戰火，才能學會和平；遇到失去，才知道珍惜；嘗到苦難，才學習到仁慈。西晉有一年出現饑荒，導致許多百姓餓死，臣子便向晉惠帝報告災情，他聽完便說：「何不食肉糜？」晉惠帝關心百姓的溫飽，是仁心的表現，由於他未感受過貧窮，體會過挨餓，便只能以自身的經驗來回應饑荒的問題，但他所做的並非仁慈，真正的仁慈是能體會到他人的感受，知道他人的需要，以同理心對待他人。現今的教育講求愉快學習，但充滿痛苦的人生歷練，又何嘗不是一種學習？儒家更看重後者，孟子有言：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」憂患可以砥礪人的意志，使人堅強地面對逆境。人生來就有許多限制，有來自大自然和生活環境的挑戰，同時也要面對自身欲望的誘惑。對於天災，人只能被動接受。可是，認識可以選擇與欲望對抗，然後戰勝它。誠如霍韜晦先生所說：「人面對困難時，總希望有人來幫助自己，同情自己、支持自己，乃至求上帝、求佛陀加持與寬恕，但若要自己站起來，自己面對、自己克服、自己超越，則極難極難。所以從這點上說，儒家的路是最難行的，但亦因為它是最難行，所以才是究竟。」。超越個人的限制去實踐仁義，是儒家的一個使命。

人總是趨樂避苦，受苦意味著享受快樂的時間減少。如果可以選擇，又誰甘願放棄享樂而受苦？但畢竟人生是充滿挑戰和苦難，嘗苦比嘗樂的時候多，人惟有苦中尋樂。當人擁有追求的使命，總是受苦，亦不覺苦。忙碌的工作被人視之作辛勞，人們過著營營役役的生活，恨不得假期快點到來，對此情況，梁啟超有這樣的見解：「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，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，不夠我享用。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。問我忙什麼，忙的是我的趣味……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，自己未曾領略得到時，旁人沒有法子告訴你。」每個人都有其使命，我們在讀書和工作時，應該思考它們對自己的意義為何。對孔子來說，做學問的目的是要立己立人；面對一些人來說，工作賺錢是為了家人有安穩的生活，兩者的物件都是人。

做大事要成功，就先要經歷許多的磨煉，那便免不了吃苦，如果每天睡醒後都要面對苦難，任誰都會覺得難受。若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，並努力向著目標奮鬥，那即使身心受累，也不覺苦了。

（此文為單周堯教授評改後版本）

評語：指出人不免趨樂避苦，但當找到人生目標，便能化困難為喜樂。立論清晰，引例恰當。